

■ 玉渊杂谭

最近正在电子书阅读器上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强调在用阅读器读书,原因有三:首先,我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接受纸张之外的阅读,但阅读器的体验远胜于iPad和手机,文字和背光一点也不刺眼,接近纸质书,真切。第二,亚马逊书城总有特价电子书出售,《苏东坡传》就是用0.99元买到的,而且就算不做特价,电子书的价格也足够亲民。第三,轻便的阅读器使我宁愿花一小时在地铁上读书,就算全程站着,也感到平静和舒畅,而不是花半

■ 科林碎语

南宋朱弁,在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出使北方金国。他一身正气,不受威逼利诱,被金国拘留长达15年之久。他在拘留期间有一首《送春》诗:“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褚衣。结客客愁云片散,唤回乡梦雨霏微。小桃山下花初见,弱柳沙头絮未飞。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诗的首联是说,他所在的地方(可能在黑龙江省附近)和南方杭州自然景色大不一样,这里春天很冷,三月(农历4月)人们还爱穿棉衣。第一句的“稀”,主要可以理解为“罕见”,即南方人会觉得很稀奇。可能也可以理解为“稀疏”,因为疏树光秃,景色萧条。颈联主要表达他的乡愁(客愁),意思是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到了家乡

数学笑话

姚人杰 译

有一名小学生数学成绩很差劲,他的父母试过种种办法,请家教,用催眠疗法,这些办法全都用过,可孩子的数学成绩还是不见起色。最终,在一名老朋友的坚持下,他们决定把孩子送进一所学风严谨的教会学校。

孩子第一天上学后,他的父母就惊讶地看到惊人的变化。孩子放学回家后,脸上挂着严峻的神情,眼神专注,径直走进卧室,静静地关门温起书来。

将近两小时里,他都一个人在卧室里学习,数学书散布在书桌和周围的地板上。他过了许久才出来吃完饭,匆忙吃完后又径直回到卧室,关上门继续用功学习,直到睡觉时间。

这样的日子连续不断,一直到父母收到第一季度的成绩汇报卡。男孩走进家,拿着尚未拆封的成绩卡,放到餐桌上,随后又径直进了卧室。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成绩单,惊讶地看到数学科目的成绩是A。她欣喜若狂,与丈夫立刻冲进儿子的卧室,心中对于儿子了不起的进步觉得甚是激动。

“是不是修女们让你数学成绩变好了?”父亲问道。

男孩仅仅摇了摇头,说:“不是。”

“是不是一对一辅导发挥效果了?还是同学间相互督促的关系?”

“不是的。”

“那么是教材?老师水平?课程安排?”

“不是的。”儿子说,“第一天上学,当我走进学校前门,见到他们把那个家伙钉死在‘加号’上,我立刻就知道这所学校是来真的!”

学期就快要结束,数学课的老师被学生问到期末考试卷子会出现哪些类型的题目。老师答道:“你们就研究下以前的卷子好了。题目会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数字会有所不同。但也不是所有数字都不同,圆周率会与以前一模一样,普朗克常数也会与以前一模一样……”

又有一名学生在私下询问老师期末卷子上会有多少题目。老师一脸严肃地看着学生,答道:“我想你在期末考试上会遇到许多难题。”

问:如何把14块方糖放在三杯咖啡中,使得每杯咖啡中放的方糖数量为奇数(odd,有“奇数”与“奇怪”之意)?

答:1块,1块,12块。

反例:12可不是奇数!

答:往一杯咖啡里放12块方糖难道还不奇怪吗……

不见纸墨,亦有书香

文·杨雪

小时开车到目的地,再花半小时找车位,最后落一肚子闷气,烦躁难安。

前天,第20个世界读书日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到来。据第12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4年中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比例首次超过传统阅读,至此不由得想起几个月前,我在地铁上偶然发现我旁边的大妈和对面的男士和我一样都捧着电子书阅读器——那种一直为我们所羡慕的发达国家公共交通上的阅读场景,已经悄然来临。

据此次调查,数字化阅读增速明显高

于传统阅读,其中手机和微信阅读的增长最快。这正好成为我一年来“地铁观察结论”的有力支撑:地铁上的“低头族”并非都在听音乐看视频玩游戏,用电子终端阅读的人其实不在少数。也许确如有些人所说,这种数字化阅读是碎片化的,为迎合“注意力经济”主导下的“轻阅读”“碎片阅读”,大部分内容必然不会属于质量上乘之作。但如果在这种打发时光摆弄手机的时候,不经意间“撞”上一两篇好文,那便在社会的同时也能受益匪浅。而事实上,微信

朋友圈里确实不乏好文,值得一读。

古人读书,常利用“马上”“枕上”和“厕上”的时间,大学士欧阳修更直言不讳地表示“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马上、枕上、厕上也”。对于行色匆匆的都市人来说,此尤为珍贵的“三上”,正从百无聊赖的多种数字化生存体验向着阅读回归。如是,即便大部分内容浅显、轻飘,或略显浮夸,数字化阅读仍功不可没。

此时此刻,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同时也是“垃圾书”出版大国。要想

在纸质书堆里求得一本好书,同样需要练就火眼金睛,冲破一切“成功学”“鸡汤”类的垃圾防线,去伪存真。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体阅读环境并不比数字阅读优越多少。

亚马逊书城推出的特价电子书价格基本从几毛到几块不等,我总是把所有感兴趣的都囤积到阅读器里。比起动辄几十上百的纸质书,每读一本电子书,除了修心养性、陶冶情趣,还能享受到占了大便宜的快感。于我而言,电子书阅读器乃是我的“三上”阅读神器,虽然它的水墨屏无法散发书香。

朱弁误把春来当春归

文·林之光

春季经常下的毛毛雨。“雨霏微”也是补足第1句“风烟节物眼中稀”的,因为这里春季气候与故国相比不仅冷暖不同,而且晴雨也有很大差异:南方是春雨,而北方是春旱,日照很多。

第3联是两个倒装句,即“山下初见小桃花,沙头未飞弱柳絮”。他觉得春天快要回去了,而他的归期却遥遥无期,因此才有第4联:“把酒送春别无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但是,问题出来了。古人都认为柳树飞絮是晚春和春归的物候,柳絮还未飞,朱弁送的什么春呢!

这两种可能,一是柳絮虽未飞,但从观察柳枝知即将要飞;或者住年此时柳絮已飞,而今年尚未飞。因为柳树必定会飞

絮,否则千年来何以自然繁殖。

另一种可能,就是写诗方面的需要。因为诗中咏景色的词都是对称的。例如,第2联中用乡愁的“愁云”,对故乡的“梦雨”。第3联中用“柳”对“桃”,用“沙头”对“山下”。沙头即有沙,也可补足“风烟节物眼中稀”,因为南方是没有“沙头”的。用“花初见”对“絮未飞”也很严格。因此此诗在对法上都以“小”对“小”,例如第2,3联中以“弱”对“小”,以“片段”对“霏微”。所以如果用“已飞”对“初见”,趋势上就不和谐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违背了客观事实。因为就北京而言,“花初见”后大约一个半月才“柳絮”。所以两者是不可能紧接或同时出现的。而且,如果“絮已飞”,春已

归,再去送春,岂非也“马后炮”了吗?可见,确是不能用“絮已飞”来对“花初见”的。相反,如果预计在飞絮前“把酒送春归”,反倒是很富诗意的。

不过,朱弁还是有错的,而且是方向性的错误。即他把“春来”当“春归”,因为春到漠北后不仅不是南归而是更加向北去。

我国气象部门习惯以5日平均气温升过10℃为入春。因为那时桃李花开,万紫千红。按此标准,北京4月初入春,向北到黑龙江最北端漠河约5月中旬末入春。但是大地还在继续升温,春季并未止步漠河。例如到大约北极圈附近号称北半球的寒极的奥依米康,大约6月上旬才进入春天。可是春天到这里仍并未止步,因为那



狼牙山云雾(摄影)

余虹

■ 人物纪事

薛定谔的彩色人生

文·甄鹏

在山东省图书馆查询爱因斯坦传记的时候,碰巧看到了《薛定谔传》(沃尔特·穆尔著,班立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兴趣使然,便借出来阅读。

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波动力学的创立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的父亲大学学的是化学,后来继承了一家中小企业,拥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外公是一位化学学者,外婆是一位英国人。薛定谔是独生子,受到了家庭以及他的姨妈们的关爱。

薛定谔小时表现出过人的才智,父亲担心拔苗助长,没有让他上小学。在中学,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不死记硬背,却门门优秀。他的一位同学说:“我不记得有我们这位佼佼者回答不出老师提问的时候。数学和物理老师常常会在讲完当天的课程后,把薛定谔叫到黑板前,让他解答问题,他呢,简直就跟玩儿似的,轻松极了。对我们一般学生来讲,数学和物理真是可怕,而这两门偏偏是他偏爱的知识领域。”薛定谔有极高的数学才能。按照传记作者的说法,在物理学家中,他的数学才能仅次于索非。

19岁,薛定谔进入维也纳大学物理系学习。四年后,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相当于一国国家的硕士学位)。毕业后服役参加完炮兵预备役的训练之后,他在母校成为助教。薛定谔爱上了十几岁的姑娘弗利切,这不是他的初恋,却是他第一次动了结婚的念头。为了挣钱结婚,他想放弃教职到家族企业工作。他的父亲理智地拒绝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薛定谔作为炮兵预备役军官入伍上前线参战。由于战争,他父亲的企业破产,一家人陷入经济困境。不久,他的父亲因病去世。33岁时,薛定谔与比他小九岁的法庭摄影师的女儿安妮·波特结婚。

安妮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喜欢弹琴、唱歌。同许多科学家不一样,薛定谔很厌恶音乐,倒对戏剧非常热爱,时常出入剧院。薛定谔甚至不许安妮有一架钢琴。薛定谔一生以追求女性为乐,但是在与安妮的交往中,安妮更加主动些,她是薛定谔的崇拜者。安妮是一个活泼开朗、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薛定谔是名义上的基督教新教徒,但是在实际上他是一名无神论者,又对印度吠檀多有超乎寻常的热爱。安妮则是一个天主教徒。

结婚后,薛定谔先后在德国几所大学任教。34岁,薛定谔来到瑞士,成为苏黎世大学的教授。1925年,海森堡等人创建了矩阵力学。1926年,薛定谔创建了波动力学。虽然矩阵力学早于波动力学,但是后者成为量子力学的主流方法。薛定谔方程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方程之一。此方程既简单又复杂,不像经典物理方程那样好理解。

波动力学是薛定谔灵机闪动的结果,爱因斯坦称之为“来源于真正的天赋”。它表现了薛定谔高超的数学能力,当然,他也得到了数学家朋友赫尔曼·韦尔的帮助。比起同时代的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在38岁时才达到事业的巅峰,已经属于大器晚成型。

薛定谔提出了他的方程,对方程进行正

确解释的却是波恩。波恩把波函数解释为几率波,振幅的平方是粒子出现在该点的几率。这否定了物理界的一个神话——决定论。波恩的几率波、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玻尔的互补原理,构成了量子力学正统的哥本哈根解释。爱因斯坦、普朗克、薛定谔等人不同意,与哥本哈根学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

在瑞士工作六年之后,应普朗克的邀请,薛定谔来到柏林大学,接替他的职位。他当选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与爱因斯坦成为好朋友。当德国纳粹崛起的时候,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林德曼决定帮助犹太科学家。不是犹太人的薛定谔主动提出愿意到英国,并且请求带他的朋友阿瑟·马奇一起去。他成为牛津大学马格达莱学院的研究员。1933年,薛定谔与狄拉克共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薛定谔个子不高,仅1.67米。他凭借他的声望和才华,俘获了众多女人的心。薛定谔在为少女伊塔·容格辅导课时爱上了她,并让她怀孕。接着,薛定谔与朋友阿瑟的妻子希尔德相爱,并生下了女儿鲁思。阿瑟默认了这一切,并成为鲁思法律上的父亲。安妮与薛定谔的朋友赫尔曼·韦尔相爱,还主动照顾希尔德的孩子。希尔德之后,薛定谔与安妮的老朋友汉西相爱。

49岁时,薛定谔犯下了一生最大的蠢行:返回奥地利。不久,纳粹德国控制了奥地利。薛定谔发表了《致元首的自白书》。这份声明使他的海外朋友震惊,以为他受到了强迫,但实际上薛定谔没有被威胁。尽管

里最热7月的平均气温仍有16℃多。要到大约接近北冰洋沿岸,最热月平均气温才低于10℃,春季才会止步。那里连柳树等乔木都已经不能生长,代之以灌木以至苔原了。因此如果朱弁知道,他送的是春天的继续北上而不是南归,也就不会有这首有名的《送春》并流传到今天了。

不过,其实朱弁肯定也知道,春天从杭州北上后,接替春天的是夏季,不可能再重返杭州。所以朱弁只是找由头写诗表达他思念故国而已。但是我国文学界似乎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多就文论诗。因此从这件事也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仅靠文学家是不够的,需要自然科学家的参与”。

每个人终要与世界和解

文·辛晔

翻开《我自己的陌生人》的时候,正逢写作的困境。每天批量生产三五千字,真正在意的好像只剩下作者栏里的名讳。那些出口的落笔的字句,连回望的兴趣都近乎湮灭。只任由新的稿债催逼,意兴阑珊,仓促向前。

直到看见张怡微这样写:“我不是一个‘整齐’的作者,无法做到一出场就体体面面,每每落笔都深思熟虑。但在少数的、写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散文时,我都很诚恳。”她借和台湾作家张国立的话,引出以真名写人物传记、房产广告、星座言情的“糟糕”经历。也许如是种种曾令她困惑,可最后,成就她的,也未必没有这些狼藉。

读到这些,我发微信给她,说从这本书里望见了光芒。

我和张怡微相识于微时,每年一两次相聚,也都是嬉皮笑脸说说各自的苦,仿佛诉尽了人生的全部。虽然处境在迁移,对话的模式似乎未有改变。

可读她的文字,却常常深感惊异:她和几乎所有业已成名的年轻作家一样,从青春和校园写起,立足经验材料做些时而浮泛的抒情。但这些年,写世情,写人心,甚至写工人新村,反倒愈见从容,且形成了独有的文体。

《我自己的陌生人》辑录了张怡微的部分获奖作品。早先零星地看过,此番重读,有新的体会。张怡微的笔力和洞察在同龄人中当是很深刻的,可这本书的文章里,能感觉到的,却是求真务实。

譬如讲李宗盛的单曲《山丘》,关于販售情怀的辞说,张怡微写道:“他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动人,就生产那些东西来动人。其实这有什么不好呢,才情这种东西从来都是吸引年轻人的迷雾。既然是迷雾,甜一点又何妨。”话锋冷隽,背后亦不乏体察的温存。

又譬如她在书中所作的种种自省。在这个年纪时时眺望自己内心的人,过得总是辛苦,得到的报偿也更丰富。以前读张怡微,会觉得忧伤被刻意放大了。而今细察,能领略她对悲欣的理解。写校园不止为追悼青春,写市井不止为凭吊逝去,这是很大的成熟。

如果写作者有美德,准确是其中关键的一条。

准确从何而来?阅读自然是难免的,毕竟,所有的写作某种程度上都是对阅读的模仿。此外,或许就是自识。

度过汗漫的青春,世俗与规则磨平了棱角,总以为成熟会不期而至。可说到底,谁谁再平凡不过,心底的那个陌生人,只是躲进了幽微深处而已。每有波动,那些愤懑、惶恐、不舍与激越,又会跃然眼前,连自己都受到惊吓。理性与感性的博弈,或许终将中和,但过程之惨烈,却绝不似表面那样平静无波。

准确的写作,依托的是由衷的力量。我以为,《我自己的陌生人》最大的价值在于提醒,每个人终要与世界和解。而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在自己和自己的陌生人之间展开的。



还是数学;第三年时,你可以过来与我谈谈。”

薛定谔具有极其复杂的人格特征。他反对非正义,却拒绝一切政治活动;藐视浮华,面对荣誉和奖牌像孩子一样开心;推崇理性思维,脾气却善变;自称是无神论者,却喜欢引用宗教观点;他一方面极度谦虚,另一方面却极度自负;一生执迷于科学和理性,性爱却非常滥淫。

薛定谔拥有奥地利和爱尔兰双重国籍。69岁时,在逃离祖国18年之后,薛定谔回归奥地利,受到热烈欢迎。74岁时(由于未过生日,也可认为是73岁),薛定谔因病逝世。死时,安妮陪在他身边。

不知是否因为翻译的原因,这本《薛定谔传》语言乏味、描写也不生动。译者对某些人名、地名处理没有采用规范的标准。原著对薛定谔的记载比较全面,扬善又不隐恶,是研究薛定谔有用的参考资料。